

# 浅谈文物古迹的保护与展示方法

□ 李 莉

中国是最古老的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浩瀚如海且弥足珍贵的文物古迹,其蕴藏丰富、品种繁多、门类齐全,为世界所少有。文物古迹具有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遗存在社会上或埋藏在地下的历史文化遗迹和遗迹,是一个地方历史底蕴、文化根基和民族传统积淀的体现,是社会发展的真实见证。

## 一、文物古迹的保护与展示原则

文物古迹的保护、展示是有条件的,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 1. 完整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原则

文物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任何形式的展示都必须以文物的完整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为前提条件,应在确保对文物古迹不造成破坏的前提下,考虑古遗迹的展示方法,确保文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 2. 尊重历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原则

真实性是文物古迹的灵魂,如果文物古迹的真实性受到质疑,其内涵和价值则无从谈起。真实性的损害主要是指对文物古迹原结构、构造、材质、技术等破坏和替代,以及文物古迹虽然得到完整的保护,但修复时添加的部分与原有部分真假难辨,造成观众对真实性的怀疑。保持文物古迹的真实性是对历史的尊重,是对子孙后代的尊重,也是对观众权利的尊重。

### 3. 与周边环境相协调的原则

向公众展示的文物古迹应选择最合适的环境氛围来体现。目前,在“广场风”、“草坪风”、“喷泉风”、“欧陆风”等的影响下,我国一些地方的古建筑在维修保护后,其周围配以欧式的宽敞的草坪、雕刻及广场,就展示中国古建筑的内涵来说,犹如西洋女子身着中式旗袍,多少有点缺憾。

### 4. 古遗迹内涵的可达性原则

展示应考虑对于来访者的可达性,并尽可能

考虑到受众群体的不同层次和文化背景。文物古迹除了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以外,还具有自然价值、社会价值和公众价值。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文物古迹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人们不满足仅仅“到此一游”,而是将文物古迹视做获取知识的场所,大量游客渴望从参观中获得有益的信息以满足对知识的需求。因此,文物古迹作为历史的见证和精神世界的物质存在,其教育价值日益凸显。

## 二、文物古迹的保护与展示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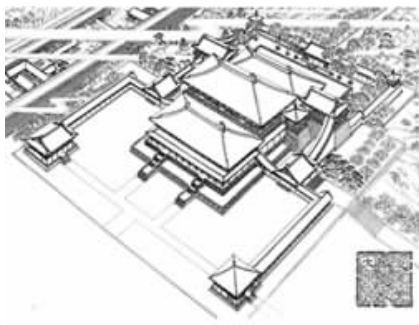
古遗迹保护的目的在于传承文明,并让历史“活”起来,让人们能够走进历史,了解其所传达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文物古迹的保护展示方式可分为以下几种。

### 1. 原状复原展示

原状复原展示是按遗迹的特性对地上遗迹残缺的部分按原有的形式、材料和工艺技术进行复原,或对地下遗迹发掘清理后,按原有的规模和形式重现。这类展示方法必须在考古工作的基础上,严格依据考古资料所提示的建筑形式、建筑材料和工艺技术,进行真实性的恢复重建。原状复原展示方式多种多样,有作为观光资源而存在的遗迹,有作为历史教育教材而存的遗迹,还有作为地方文化之独特风情存在的遗迹,也有作为人们休闲娱乐场所存在的遗迹等等。

原状复原展示可以很好地展示古遗迹本来面貌,再现其宏伟气势,使遗迹生动化、立体化,给人以直观的感受,同时也使得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该展示按遗迹特性可分两类:

一类是在遗留的古代建筑基址上,复原重建古代建筑的上部木结构部分。如日本在平城宫遗址已恢复重建的朱雀门及唐大明宫的最主要建筑宫殿——麟德殿(图一)。此类方式既可以展示遗址原有的恢宏气势,同时也实现了对遗址本体



图一 大明宫麟德殿基址复原

进行保护的目 的,但现阶段我国从事传统手工艺工作的人员越来越少,不足以承担原状复原展示工程的要求,使建筑遗产的复原技术力量还不能得到保障。

另一类是对城墙等地上遗迹残缺的部分按原有的形式、材料和工艺技术进行复原,或对池沼等地下遗迹发掘清除后的堆积,按原有的规模和形式恢复水面。如修复的上海老城厢大镜阁的明代古城墙。

## 2. 揭露展示

保护厅棚展示:对于地下、水下的遗迹或一些不宜露天展示的文化遗产,可以采用厅、棚、地罩等设施进行覆盖保护和展陈。保护厅棚能对文物本体进行加固、维护和清理,让它不再受风雨、风沙的侵蚀,如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坑(图二)。

露天保护展示:即在维持现状的前提下,用栏杆或提示性的护栏,或用现代材料及工艺对遗迹本体加固(包括施用化学药剂和物理的遮挡、支撑等),如陕西、新疆等地进行过土坯、小青砖支护的夯土遗址(图三)。

露天原状展示:将地上遗址在其原地范围内进行陈列与展示,在遗址上不附加任何建筑设施。主要适用于一些有一定体量、本体保存较好、遗址本身的展示性强,并且遗址破坏因素发展缓慢,在实施一定保护措施后,可长时间保存下去的遗址,如大型墓葬类的封土、城墙等(图四)。

## 3. 场馆展示

场馆展示即在博物馆中展示原始物件,以达到启示、告知的目的。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将中国博物馆划分为历史类、艺术类、科学与技术类、综合类这四种类型。

历史类博物馆:以历史的观点来展示藏品,

如中国国家博物馆(由原中国历史博物馆与原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西安半坡遗址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北京鲁迅博物馆、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等。

艺术类博物馆:主要展示藏品的艺术和美学价值,如故宫博物院、南阳汉画馆、广东民间工艺馆、北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徐悲鸿纪念馆、天津



图二 保护厅棚展示的兵马俑坑



图三 露天保护展示的夯土遗址



图四 露天原状展示的古城墙



图五 西安延平门遗址公园

戏剧博物馆、聚通源刺绣博物馆等。

自然、科学类博物馆:以分类、发展或生态的方法展示自然界,以立体的方法从宏观或微观方面展示科学成果,如中国地质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自贡恐龙博物馆、台湾昆虫科学博物馆、中国科学技术馆、柳州白莲洞洞穴科学博物馆等。

综合类博物馆:综合展示地方自然、历史、革命史、艺术方面的藏品,如南通博物苑、山东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黑龙江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等。

#### 4. 标识展示

标识展示可以重现遗迹的布局形式和分布,也是对文物遗迹是一种保护手段,避免现代建筑遭到进一步破坏,从而保留其历史文化信息。

植被标识和非植被标识展示:对经过考古发掘或勘探,布局形式和结构基本清楚的地下遗迹,覆盖保护后,在不对遗迹本体造成破坏的条件下,可在其上种植浅根系植被或用卵石等非植被材料,标识展示遗迹的平面布局形制和分布范围。植被标识和非植被标识的方式均可以清楚地展示遗迹的布局 and 结构,可以根据遗迹的具体情况决定采用何种标识展示方式。西安延平门遗址公园就是在对遗址进行标识展示的基础上,融合了城市现代功能而建成的(图五)。

信息标识展示:信息标识多以解释、陈述为特征,是无声交流的媒介,能起到宣传、陶冶情操、普及科学人文历史知识等教育作用。

#### 5. 模拟展示

模拟展示可分为虚拟展示和模型展示两种。

虚拟展示:虚拟展示是指使用三维动画等计

算机先进技术,将图像、声音、动画、虚拟现实、交互式操作等展示手段结合起来,在遗址展示中形成一个生动的展示平台,以弥补传统展示媒介的缺陷,使大众可以更加立体深入地了解遗产所传递的信息。虚拟展示分为虚拟实境(景)技术(如虚拟游览实体博物馆)与虚拟虚境(景)技术(如复原生成阿房宫、圆明园等已经湮灭了的建筑、构建尚未发掘的秦始皇陵等)两大类。虚拟展示手段形式新颖,既可以增强互动性,给予参与的权利,也可适应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层的观众,克服了参观遗迹展示枯燥乏味、被动接受的缺陷,寓教于乐,在轻松的气氛中获得知识。

模型展示:模型展示是指按照一定比例制作与遗址相同的模型,展示遗址的整体面貌和格局。模型展示根据比例可分为微缩模型展示和同比例模型展示,其中同比例模型展示是指在土遗址基础上,实施保护加固工程后,采用轻质可逆材料按照1:1的比例复原建筑上部结构。

原址回填地表模拟展示:在回填覆盖考古现场遗迹后,原位地表模拟表现,如汉长安城内的桂宫遗址。

### 三、古遗迹展示的发展方向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展示文物古迹,采用集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及展示等功能于一体的数字平台,采用三维动漫形式,数字再现历史文物古迹,成为以后古遗迹展示的发展方向。数字平台建成后,旅游、文物、考古爱好者便可通过网络,查阅和了解关于文物古迹的详细信息。此外,数字平

(下转 44 页)



地名	太原	大同	阳泉	忻州	朔州	晋中	临汾	运城	长治	晋城	吕梁
人数	74	22	102	123	21	180	160	284	74	121	124

庙区域分布完全吻合。

## 二、文昌、魁星崇拜影响度评价

明清时期,山西地区的文昌、魁星崇拜其实是有限的。在明清所存山西的通志中,对于文昌、魁星类建筑就不像寺观、墓葬等有专门的记载。雍正《山西通志》是对这类建筑记载最详的,也是附在《学校》之后,事实上,文昌、魁星类建筑大都是文庙的附属建筑。雍正时山西府州县共计有文昌、魁星类建筑 82 座,都是建在文庙内或左右,没有一处独立的建筑群落<sup>[6]</sup>,因此,通志中不专门记载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在清初,由于文昌魁星崇拜影响到清的统治,因此“膠庠重地安能使非礼淫祀错杂其间,所宜速毁而投之水火非与”<sup>[7]</sup>。

作为一种民间信仰活动,文昌、魁星崇拜对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人与自然和睦共处具有积极作用,对于传统文化的形成、保护和发展,对维护世道人心等起着重要作用,在客观上起到了调节

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作用。因此应当正视这种崇拜类建筑在目前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加强保护和利用。

[1]《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中华书局,1962年。

[2]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三十二·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

[3]《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

[4] 觉罗石麟等修撰:雍正《山西通志》卷三十五《学校》。

[5] 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 20 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杨念群《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6] 雍正《山西通志·学校》卷三十五、卷三十六。

[7] 毛奇龄《经问》卷三。上海鸿宝斋,清光绪 17 年(1891)石印本。

(作者工作单位:韩权成,山西省民俗博物馆;王胜怡,太原师范学院政法系)

(上接 55 页)

台可以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动态管理和实时监测,实现对国家级、自治区级、县市级的文物资料进行系统地分层次管理。更重要的是,通过网络还能实现资源的进一步整合,使其最大限度地共享共用,对文物保护起到重要的提升功能。2010 年 1 月 17 日,“海南省文物古迹浏览和古城遗址三维仿真系统”正式开通,成为我国首个实现航空遥感考古技术在全区域覆盖的省份。

## 四、结 语

文物古迹是构成我国古代文明史迹的主体,是先人的智慧与生活的见证,真实地印记了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程度。目前,我们对古迹的展示均要按照文物保护的原则,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进行科学的展示,这些展示方法可分为直接或间接两种,如文中提到原状复原展示、揭露展示、标识展属于直接性展示,模拟和部分场馆展示属于间接性展示。

文物古迹的展示与保护如何更好地协调起来,实现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产生衍生的经济价值,使文物保护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是文物工作者值得思考的永恒课题。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文物古迹保护必须跳出就保护而保护的狭义理念,不能停留于“挖宝思想”(重器物、轻遗迹)阶段,要追求“保护古迹、弘扬文化、传承文明、改善民生”四者的完美结合。首先挖掘本身的审美价值,克服视觉形象弱的缺点,将其构建成为一道城市文化风景。这种文化风景不但对专家有视觉吸引力,也要让不懂历史的普通游客觉得美、喜欢来。要保护遗产,为其提供物质和后续经济,做到运转通常,活力常葆,不仅要节能、节约、节省运行成本,在管理细节上下功夫,更重要在做好经营策划,出新、出彩,开拓市场,创新运营,调动社会资源来支撑这一体系。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文物勘测中心)